

慈善文化教育大中小一体化构建逻辑与路径研究

袁彦鹏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00

DOI:10.61369/MEC.2025010011

摘 要 : 青少年慈善文化教育传承传统文化和道德教育的有效机制, 应建立慈善文化教育大中小一体化的有效衔接机制。当前实践存在教育内容、实施路径、参与实践等方面挑战。基于慈善文化教育具有“益己”“益人”“益社会”等多方面的价值, 应从建立大中小一体化的慈善文化教育课程体系、构建“家-校-社”一体化的慈善资源保障体系、形成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慈善文化教育运行体系等方面加以优化发展路径。

关 键 词 : 慈善文化; 慈善文化教育; 大中小学一体化

Research on the Logic and Path of the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Charity Culture Education from Large to Small Schools

Yuan Yanpeng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Ningb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ingbo, Zhejiang 315100

Abstract : Charity culture education for teenagers serves as a vital mechanism for inheri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romoting moral education. It is essential to establish a systematic framework that facilitates the integration of charity culture education across all levels, from large-scale initiatives to grassroots efforts. Current practices encounter challenges in various dimensions, including educational content,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and practical participation. Given the multifaceted values of charity culture education—such as self-benefit, altruism, and societal contribution—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should be optimized through strategies such as designing an integrated curriculum system for charity culture education across all educational levels, constructing a unified resource guarantee system encompassing "family-school-society," and establishing an operational framework that integrate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with practical applications.

Keywords : charity culture; charity culture education; large to small schools

引言

中华民族慈善文化基因深植于“仁者爱人”的道德教育伦理传统, 从《周礼》“保息六政”官办慈善制度设计, 到“商圣”范蠡义庄的千年实践, 形成了我国“家国同构, 国家主导”的慈善伦理体系^[1]。我国慈善会系统通过慈善文化“六进”载体, 是青少年慈善文化教育则的主要依托, 学校青少年慈善文化教育存在以下挑战: 一是慈善文化教育内容的存在结构性困境, 体现在覆盖率低且单一的问题。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等机构发布的《重新定义成长——儿童公益慈善教育发展报告》显示, 以覆盖范围最广的《慈善读本》项目为例, 受益学校数据不足全国中小学的8%, 而《慈善读本》仅仅是慈善文化知识的一部分。如果将慈善文化内容分为知识、文化价值、慈善实践三个方面, 慈善文化的内容的缺失则更为明显^[2]。二是实施路径大中小慈善文化教育衔接不畅^[3]。目前小学阶段开展了义卖、“小义工”等慈善活动, 中学开展了“校本公益实践”等慈善活动、大学则通过了暑期实践、公益社团、志愿者活动等形式开展慈善文化教育。但是总的说来, 慈善文化教育在大学与中小学之间存在脱节问题。三是参与实践群体呈现“U型”特征。小学参与人数最多, 初中阶段较小学降幅明显, 高中参与人数则更少, 大学阶段虽然活跃度显著提升, 但是覆盖率仍然呈现出较大差异性。因此, 本研究通过上述挑战, 提出慈善文化教育应建立大中小一体化机制, 并从构建逻辑与优化路径两个方面, 提出慈善文化教育体系实现机制, 进而完善新时代德育生态系统^[4]。

一、慈善文化教育大中小一体化的应然逻辑

（一）益己：慈善文化教育有助于培育青少年成长韧性

首先，慈善文化教育提升了青少年创新能力。慈善不仅是爱心事业，更需要创新方式持续解决社会问题。慈善文化教育在实施过程中，提升了青少年的创新能力，形成了“成功体验－能力强化”的循环机制。其次，慈善文化教育培养了青少年自强价值观。青少年在一体化的慈善文化教育过程中，例如：小学阶段的志愿者活动，中学阶段的爱心校本实践，大学阶段的公益社团活动都能帮助青少年体验助人自助的快乐和满足感^[5]。同时会帮助他们树立“我们不应该成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他们进而会形成一种自立自强观念。最后，慈善文化教育可以帮助青少年建立成长韧性。一体化的慈善文化教育机制实质构建了“认知觉醒（小学）－实践突破（中学）－多维创新（大学）”的韧性成长链条。青少年在应对贫困、歧视等社会问题时，形成从“自我成长”到“社会参与”能力进阶，形成了独特的青少年社会适应力培养路径。

（二）益人：慈善文化教育有助于构建青少年互助网络

青少年慈善文化教育一体化机制本身是一种阶梯式形成青少年互助网络的过程。小学阶段，青少年通过慈善文化体育活动中的相互协作，最终能够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这就会在青少年们心目中形成“团结就是力量”的社会协作观念。到了中学阶段，随着青少年对于社会问题、社会规则的了解日益深入，他们会主动寻找和发现社会问题，在特定领域会主动建立互助网络，协同去解决这一问题，并能从中得到幸福感和满足感。到了大学阶段，慈善文化教育主要依托暑期实践、公益社团、志愿者活动进行。这些机制能够帮助青少年突破校园的限制，从而在更为广阔的社会进行互助活动^[6]。最终，慈善文化教育通过“资源整合－知识共享－情感联结”的三维机制，构建青少年完整的社会支持系统，“慈善文化教育共同体”也同步形成。

（三）益社会：慈善文化教育有助于行塑良善社会

“益社会”有助于解决现代大学教育中可能存在的“个体－社会关系”错配难题——大学培养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公益慈善文化教育本身也是一种道德教育和社会责任教育^[7]。“益社会”强调人在社会中，从社会获取资源的同时，也应该对社会秩序富有应该的责任。大中小一体化的慈善文化教育，小学阶段主要是完成责任启蒙，帮助青少年树立社会责任意识；中学阶段，主要是完成社会责任感深化。通过“知识＋慈善”，帮助青少年树立了知识应该服务于社会的观念，提升了知识应用能力的同时，还将自身和社会试图结合起来。大学阶段，主要是要社会责任践行。通过慈善文化教育中的项目实践，青少年试图主导解决社会问题的全过程，提升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同时，提升了大学生通过实践改变社会的真实图景。通过“实践－反思－变革”的增益螺旋，这种递进式培养产生结构性影响，持续接受系统慈善文化教育的学生，其社会信任感与社会参与度显著得到提升。

二、慈善文化教育大中小一体化的优化路径

（一）建立大中小一体化的慈善文化教育课程体系

建立大中小一体化的慈善文化教育课程体系，应该从知识、价值观、能力三个维度问题提升慈善文化教育课程的适配性。在知识教育维度，小学阶段，课表通过《慈善故事绘本》等基础课程，重点关注“什么是善的”慈善行为的认知和识别；中学阶段，可以开设《慈善伦理与现代社会》校本课程，系统讲授慈善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历程，帮学生了解何为“第三次分配”及如何推进现代慈善^[8]；大学阶段则可设置《慈善组织管理》等专业课程，可以帮助一部分对慈善组织参与感兴趣的同学，系统地了解慈善组织管理和慈善资源整合等方面的知识。价值观教育方面，小学以“共情培养”为核心，从爱心小事做起，开发类似《爱心存折》等情感记录工具；中学阶段构建价值观冲突情境，让学生在辩论中，内化正确的价值观；大学阶段则可开始《社会企业家精神培育》等课程，将慈善价值观融入实际情境特别是商业情境，让青少年形成稳定利他取向。技能教育层面，小学阶段启动公益实践行动，培养青少年慈善基础服务能力；中学可以部分推行社会创新项目制学习，培养学生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初步能力；大学阶段则依托产学研用实践平台，将公益慈善实践能力融入大学生通识能力培养。系统课程观通过小学阶段“记忆／理解”、中学阶段“应用／分析”、大学阶段“评价／创造”课程目标分层，形成从具象体验到系统结构的能力发展链条。

（二）构建“家－校－社”一体化的慈善资源保障体系

构建“家－校－社”一体化的慈善资源保障体系，需建立差异化供给机制。家庭层面依托家风家训等方式，重点传承慈孝文化、桑梓文化^[9]，重点关注家庭慈善文化的代际传承。例如可通过“家庭志愿服务日”“家庭故事会”等载体，挖掘家长在慈善文化传承方面的价值，将其转化为教育资源；学校层面的优势在于其标准化的学习制度，能够比较全的覆盖青少年群体。学校层面可系统整合课程开发资源，建立跨学段教研共同体，通过建立大中小一体化的慈善文化教育共享资源包，能够有效实现教育资源和功能的分布式设置。社会层面是慈善文化教育的核心资源库，提供了实践场域、组织依托、关键支撑和互助体系。社区为大中小小学生提供了慈善文化教育基地，为他们实践提供了便利；社会组织作为专业化慈善力量支撑，可以面向大中小学校提供专业师资、实践基地、项目场景等方面的支持；基金会、慈善会系统则可以同学校合作，通过设置慈善文化教育项目、慈善素养提升基金等方式，深入学校开展全流程赋能支持；志愿者通过志愿服务精神传承，影响更多青少年。通过“家－校－社”一体化机制，可以有效破解“资源碎片化”困局。

（三）形成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慈善文化教育运行体系

形成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慈善文化教育运行体系，需构建系统的协同机制。制度维度，教育行政部门应牵头制定《大中小学

慈善文化教育衔接标准》，通过明确各学段责任，明确各学段核心能力指标^[10]；实施维度，建立学科教师+公益导师的“双导师制”以及校内理论课+校外实践课一体化的“双课堂制”；保障维度，依托数字化技术，开发“数字慈善文化教育平台”，实现“家校社”、课程、资源、实施的系统集成。具体运行层面，建立四位一体的支撑保障体系。一是师资培养方面，通过专业培养、社会组织输出、慈善达人支撑等，建立专兼职慈善文化教师培养使用体系；二是课程实施方面，小学可推行1门必修课+X个主题

活动的“1+X”模式，中学采用“项目式学习”，大学则应普遍推广社会创业教育模式；三是资源调配方面，可采用志愿服务银行等机制，来固化慈善文化教育成果；也可采用积分制的形式，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慈善文化教育；四是评价反馈方面，可构建包含认知、情感、行为、创新四维度的“雷达图”评价模型，实现青少年慈善文化知识、价值观、实践的动态评估，为青少年慈善文化素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 赵杰翔, 朱健刚. 中华民族慈善教育: 内涵、原则与方法 [J]. 民族教育研究, 2022, 33(03): 14-22.

[2] 潘乾. 传统慈善文化的教育实践逻辑 [J].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03): 43-48.

[3] 赵挺, 胡玉婷, 徐东升. 构建中国慈善教育学科体系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4, 42(07): 42-52.

[4] 郑莹. 慈善文化教育: 学校德育的新课题 [J]. 思想理论教育, 2012, (12): 19-22.

[5] 王淑玉. 社会管理创新与青少年公益慈善意识的培养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2, (08): 98-100.

[6] 郑富兴. 当代学校慈善教育应当具有三种意识 [J]. 思想理论教育, 2012, (12): 4-8.

[7] 沈韬, 陈国庆. 慈善人性与慈善教育 [J]. 教育评论, 2013, (03): 9-11.

[8] 徐家良, 成丽姣. 慈善教育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供给侧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23, 41(10): 92-103.

[9] 周秋光, 曾桂林. 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内容和特征探析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7, (06): 121-127.

[10] 李响. 试论青少年慈善教育的实施路径与法律保障——受香港卖旗活动的启发 [J]. 兰州学刊, 2018, (10): 102-113.